國三期末考補充文言文釋義

戰國策 原文節選

 客見趙王曰：“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，有之乎?”王曰：“有之。”“何故至今不遣?”王曰：“未得相馬之工也。”對曰：“王何不遣建信君乎?”王曰：“建信君有國事，又不知相馬。”曰：“王何不遣紀姬乎?”王曰：“紀姬，婦人也，不知相馬。”對曰：“買馬而善，何補於國?”王曰：“無補於國。”“買馬而惡，何危於國。”王曰：“無危於國。”對曰：“然則買馬善而若惡，皆無危補於國。然而王之買馬也，必將待工。**今治天下，舉錯非也，國家為虛戾，而社稷不血食，然而王不待工，而與建信君，何也?**”趙王未之應也。

 客曰：“燕郭之法，有所謂桑雍者，王知之乎?”王曰：“未之聞也。”“所謂桑雍者，便辟左右之近者，及夫人優愛孺子也。此皆能乘王之醉昏，而求所欲於王者也。是能得之乎內，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。故日月暉於外，其賊在於內，謹備其所憎，而禍在於所愛。”

譯文
 有游說之士拜見趙孝成王說：“我聽說大王要派人去買馬，有這回事嗎?”趙王回答：“有這回事。”說客問：“那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派人去買呢?”趙王說：“沒有找到會相馬的人。”說客就問：“大王為什麼不派建信君去呢?”趙王答道：“建信君要處理國家大事，何況他又不懂相馬的事。”說客又問：“大王為何不派紀姬去呢?”趙王回答：“紀姬是個女人，不懂得相馬。”說士繼續問道：“如果買來了馬匹而且特別強健，對國家有什麼好處?”趙王回答：“對國家沒有什麼好處。”又問：“那麼買來了不強健的馬匹，又會對國家造成什麼危害呢?”趙王答道：“對國家沒有什麼危害。”說士說：“既然買的馬好或者不好，都對國家沒有什麼益處或危害。大王您買馬卻一定要等待一個會相馬的人。**現在大王治理國家的措施不當，國家衰敗、幾乎了成廢墟，甚至不能祭祀，可是大王不等待善於治理國家的人，卻把大權交給建信君，這是為什麼?”**趙王無言以對。

 說客繼續說道：“郭偃之法有所謂‘柔癰’的說法，大王您知道嗎?”趙王說：“我沒聽說過。”說客說：“所謂'柔癰'，是指您左右受寵幸的親近之臣以及您的夫人、優者和美女等等。這些人都是趁你酒酣耳熱之際向您提出自己非分要求的人。這些人的欲望如果能在宮中得到滿足，那麼大臣就能在外面為非作歹、貪贓枉法了。所以說，太陽和月亮的光芒照亮了世界，可它們內部仍然有黑點。人們十分謹慎地防備自己憎惡的人，可禍患往往卻發生在自己溺愛的人身上。”

指喻 原文節選

余因是思之：天下之事，常發於至微，而終為大患；始以為不足治，而終至於不可為。當其易也，惜旦夕之力，忽之而不顧；及既成也，積歲月，疲思慮，而僅克之，如此指者多矣。蓋眾人之所可知者，眾人之所能治也，其勢雖危，而未足深畏；惟萌於不必憂之地，而寓於不可見之初，眾人笑而忽之者，此則君子之所深畏也。

譯文

我因此想到：天下的事情，常從極微小的地方發生，後來卻形成了大禍患；起初認為不值得處理，最後卻演變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在它容易治理的時候，吝惜花費少許時間的精力，疏忽而不予理會；等到禍患形成之後，耗用很多的時間，絞盡所有的腦汁，卻只能勉強克服它，像這指病的情形太多了！大體說來，一般人所能瞭解的事，一般人就能治理它，雖然情況危急，卻不值得過分畏懼；只有發生在不必憂慮的地方，而隱藏在看不到的徵兆中，被一般人輕笑疏忽的事情，這才是君子深深畏懼的。

昔之天下，有如君之盛壯無疾者乎？愛天下者，有如君之愛身者乎？而可以為天下患者，豈特瘡痏之於指乎？君未嘗敢忽之；特以不早謀於醫，而幾至於甚病。況乎視之以至疏之勢，重之以疲敝之餘，吏之戕摩剝削以速其疾者亦甚矣；幸其未發，以為無虞而不知畏，此真可謂智也與哉！

譯文

 從前國家的情勢，有像鄭君一樣強壯而沒有病痛嗎？愛護國家的人，有像鄭君一樣愛護他的身體嗎？可是足以成為國家禍患的事情，那裡只像長在指頭上的瘡痏呢？鄭君從來不敢忽略指病；只因不能及早請求醫生診治，而幾乎釀成了重病。何況用非常疏忽的態度來面對天下問題，再加上國力困乏之後，官吏的迫害侵奪而加速問題的惡化，已經十分嚴重了！僥倖還沒釀成禍患，就認為不必憂慮而不知道害怕，這真可說是明智嗎？